



花雨

第五辑

江湖纷争，宫廷权力，野心，欲望，在战火喧嚣的年代，
风起云涌，一两江湖，谁与争锋！

一两江湖之

LIANG SHENG HUA

一两
YI LIANG
WORKS
◎ 著

雨生花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一·两·江·湖·之
LIANG SHENG HUA

两生花

两
YI LIANG
WORKS
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青春酷语(第五辑)

主 编：珠 雅

责任编辑：马燕茹

装帧设计：花 雨

出版发行：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社 址：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商厦

电 话：0471-4971950

印 刷：广州市快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：960×710 1/16

印 张：360 字 数：2700 千字

版 次：2007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978-7-204-09277-2/I·1854

定 价：460.00 元(全 20 册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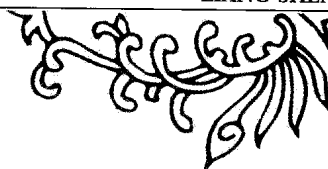
本系列作品均有著作权，任何重制、仿制、盗版或以其他方式加以侵害，一经查获，必定追究到底，绝不宽贷。

【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】

一兩江湖之

兩生花

LIANG SHENG HUA



CONTENTS 目录

120	097	082	069	053	043	030	017	006	002	001
韦章 · 玉人如旧否？	第八章 · 诅咒	第七章 · 染花身	第六章 · 一生中最甜美的时光	第五章 · 修罗阵	第四章 · 此病莫回春	第三章 · 阿洛国	第二章 · 荷花池边的人命案	第一章 · 花嫁	楔子 · 梳发明月夜	卷一 · 染花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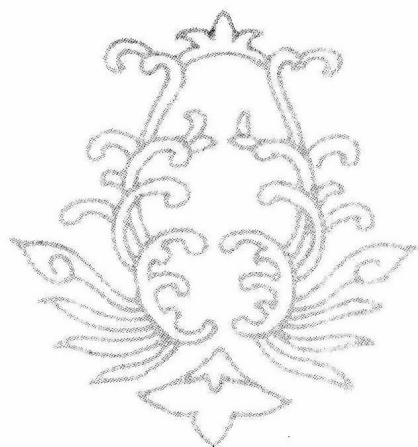
一
两
江
湖
之

两生花

LIANG SHENG HUA

CONTENTS 目录

250	247	242	221	209	193	181	164	152	138	129	124	123
后记 · 故事设定及其他	尾声 · 流云与过客	末章 · 天亮以后	第八章 · 永远的守护	第七章 · 除夕	第六章 · 方若宁	第五章 · 想要嫁给最爱的人	第四章 · 百里无忧	第三章 · 庆云	第二章 · 传言	第一章 · 颜生锦	楔子 ·	卷一 · 锦衣行



一兩江湖之
LIANG SHENG HUA

兩生花

卷一 染花身

他娶来的绝色美女，

竟在洞房花烛之夜请他离开。

这到底是怎样一个女人？

一套彩鸾衣试出她的明智；

府中命案，看出她的机警；

阿洛一战，看她一身白衣，一身弱病替他破阵。

他心中辛酸的痛楚，是爱吗？

他终于……

找到了解除诅咒的「至爱之人」吗？

用她的心头血，洗去他一身的桃花诅咒，

换父亲的垂青，换一世的皇图霸业，

这一直以来渴求的「至爱之人」啊！

羽箭在手，他，射得出去吗？



楔子 梳发明月夜

隆冬，寒风呼呼地刮着，听差的侍卫和太监们个个都缩着脖子拢着袖。乾正殿里的烛台下已经流了一大摊烛泪，御案前的皇帝陛下还没有放下手里的奏折。

这是泰渊帝无数个夜晚中的一个。到了亥时三刻，御茶房进点心，另一碗酽酽的浓茶，是长夜相伴的。

用过点心，太监撤去杯盘，皇帝靠在龙椅内，忽然瞥见窗上青白，以为天亮了，一怔，“什么时候了？”

“回陛下，今天十六，窗上是月光。”

遍地都是银光。花木的叶子落了，光秃萧疏的枝丫衬着明月，倒是一幅极有诗意的图画。

皇帝看着，信步走出大殿，冷光浸浸地洒下来，周身似乎笼在无形的冰水里，寒风更来助阵，吹得明黄衣摆在风里翻飞。皇帝问：“韩进今天当值吗？”

皇帝极擅骑射，乾正殿后，造了马道与箭靶，以便皇帝劳累时练练筋骨。周公公见问起韩进，便知道皇帝要练箭，连忙吩咐去找韩统领。

韩进很快便进来，皇帝一连扣了三支箭在弦上，一面瞄准箭靶一面向韩进道：“这一手你练到哪里？”

韩进躬身道：“臣怎及陛下神武？现下还只会开两箭。”

皇帝眼睛微微一眯，手一松，刹那之间周身散发出凛冽之气，三支箭如流星般向前射去，空气传来呼啸之声。皇帝收了弓，向韩进道：“前年围猎，你三箭连发射死一头黑熊，怎么到今年反而退步了？”

月色中，传来“笃笃笃”三下连响。韩进不无感慨地道：“奴才三箭连发没错，却不能像陛下这样射中三个箭靶。”

皇帝示意太监把弓箭给韩进，道：“让朕看看当年带出来的徒弟。”

韩进知道皇帝最不喜欢看人弄虚，认认真真地上了三支箭，弓弦拉得有如满月，“咻”的一声，箭离弦而去，前方传来“笃笃笃”三下连响。一个小太监跑过去查看，回道：“韩统领发三箭，中三箭，射中两个箭靶。”

皇帝负手看着他，道：“这些年你只顾着带孩子，工夫都搁下了！你家那两个孩子怎样？”

说起自己的宝贝儿子，韩进的脸上显出少有的兴奋神情，道：“回陛下，大的已经在练刀枪了，小的还在学骑马呢，喜欢得很，整天猫在马鞍上，抱都抱不下来。”

“两个孩子多大了？”

“大的八岁，小的七岁。”韩进说罢“嘿嘿”一笑，“上个月又添了个丫头。”

皇帝微笑起来，“当真？取了名字没有？”

韩进见说，趁势跪下了，“奴才贪心。奴才替孩子再讨次圣恩！”

韩进的两个儿子，都是皇帝赐的名字。宫里人谁也想不通，陛下为何对韩进这么一个耿直莽夫这样恩宠——陛下一向面冷心深，早在做皇子时便已闻名天下。

某天一个小太监私底下忍不住请教周公公，周公公一面命他捶着腿一面合着眼道：“韩统领是陛下还是皇子时的旧部，情分自然要深些——何况韩夫人是皇后娘娘当年的贴身侍女……”

周公公说到这里，小太监忍不住“啊”了一声，“皇后娘娘？”跟着把嗓子压得极低，“您老人家别嫌小的多嘴啊。这宫里，除了先帝的妃子，怎么陛下一位娘娘也没有？我听说上回东利国送来一名绝色的公主，陛下都笑着让她回去——怎么陛下真有一位皇后？怎么、怎么我从来没见过呢？”

周公公睁开了眼，历经数十载光阴的眸子里，蕴藏着小太监怎么也看不懂的深长智慧，“咱们的皇后，十年前就不在了啊！”

小太监一惊，“后位空悬了十年吗？”

“从来就没有皇后……”周公公的声音低了下来，“九王妃早在陛下登基前便去世了……陛下登基的时候，身边只有一套皇后的凤冠霞帔……”

小太监宛如听着一个鬼故事，心里忍不住毛毛的，“那、那陛下难道不知



道吗？坤良宫难道空了十年？陛下还时常宿在那里啊！”

周公公再次合上了眼睛，背靠在软椅上，良久发出一声模糊的叹息：“痴人哪……”声音似乎一直含在喉咙里，小太监听不真切，心里还沉浸在那无法想象的故事里。

眼下瞧见皇帝笑吟吟命人取纸笔，赐了名。韩进谢了恩。周公公躬身上前请圣驾回殿歇息，皇帝道：“朕今晚宿在皇后处。”

周公公便带着人退下——皇帝去坤良宫的时候，从来不让人跟着的。

皇帝叫住韩进：“你陪朕走走。”

一路月华如水，越是冷冽，便越是明亮。值班的侍卫在巡逻，值夜的太监与宫女悄悄地打着盹，月色照亮这一切，亦照亮皇帝明黄色的袍袖。一路上有人上来见驾磕头，到得坤良宫前，皇帝止住了脚步，韩进跟着停下。

坤良宫，是皇宫大内最精雅的一座宫殿。皇帝登基之后，便大肆修建了这座宫殿，宫内分作两层楼，中间是个极大的天井，开了一口池塘，种满荷花。眼下是隆冬季节，月光明明朗朗地照着干枯的残荷，宫里静极了，仿佛听得见月光滴落在荷叶上的声响。

这间殿宇，仿佛是被隔离在时光之外的，静悄悄地凝立在月光之下。皇帝脸上的神情，有迷雾似的一阵动荡，就像一层薄纱被揭去，平日里雍容冷峻的君王，眼神慢慢变得风一样轻柔，他吩咐：“你下去吧。”

韩进离去，远远地回头望了一眼，皇帝还立在门口，衣摆在月下风中里翻飞，远远地看着，像一个纸剪的影子。

四下里只有月光悄悄坠下的声响，风吹过，冰冷到了极深处，偏有一股子沁心的凉香。皇帝就那么痴痴地站住，不知过了多久，才慢慢地抬起脚步，进了殿，来到二楼上的一间宫房。

这里被布置成寝卧之室，宫殿是登基时新造的，这间屋子的被褥用具却显出旧态来。好在都是极上等的质料，任时光也带不走它们的光泽。皇帝站在梳妆台前，面前一方东利国上贡的琉璃镜，借着透进屋来的淡淡月光，隐约映照出他的脸。

那是一张极俊美的脸。纵然十年的孤独与等待，让眼角眉梢带上了些许风霜，纵然一身明黄衣袍的尊荣，让人不敢直视。然而，没有人能够否认，眼前这张脸花费了上苍许多的心血。眉如刀锋，眼似深潭，鼻梁笔直通透，下面是

薄薄的一张唇，这张唇紧抿的时候，会有说不出的冷冽杀气；这张唇微微翘起的时候，会有缕缕春风。此刻，抚着镜台，这张唇轻张，喃喃地、轻轻地吐出两个字：“千夜……”

他似乎还想说什么，然而只吐出这两个字，深潭般的眸子里就起了一层薄雾。他没有再说下去了，抬手取下九龙头冠，拔下发簪，长发纷纷散下来，披在肩上。那头发竟是卷曲的，层层叠叠，像湖面上轻柔的波纹。

柔软卷曲的长发，在玉质的梳齿下发出细微的声响……十年过去了，他由皇子变成了皇帝，由王府搬进了皇宫。这皇宫是他的了，这天下是他的了，一切都是不同的了。然而，这细微的声响是相同的，梳子滑过他的发头，细微的、绵密的、温柔的梳发声，是梦里无数遍回荡的声响。

他慢慢地闭上了眼睛……眼前的一切都随着这双眼睛的闭上，慢慢显现出时光深处的模样：窗外不再是深沉的夜，而是暖风怡人的阿洛边境。梳子的质地是那样的白而细腻，握着梳子的手却比玉更白，一根根手指，仿佛是用最好的羊脂玉雕琢而成。梳子滑过他的发，声响细微绵密，他看着她通红的脸，唇角忍不住逸出一丝浅笑。她的脸那么红，肌肤如抹了胭脂，眼中好像要滴下水来——

他蓦然睁开了眼睛，然而镜子里只有他满是泪痕的脸，只有他满是苍茫的眼，只有他一个人！

“十年了！”他握着梳子，对着镜子，似悲似喜，“千夜，你快回来了……你就要回来了……你快些回来吧，请你快些回来吧，你再不回来，我怕……我怕我快要等不下去了……”

低泣的声音在寂静的宫室回响。这儿只有风经过，它吹过来，带着他呼唤，带着他十年的悔恨、十年的痛楚、十年的思念，向远方吹去，一面发出隐约的声响：“回来吧……回来吧……”



第一章 花嫁

十年前

这阵风不知从哪里吹来，把檐下挂着的红灯笼吹落一只，立刻有一个小厮重新换了一只挂上。数了数，每间大屋檐下挂二十八只，小屋挂十八只，廊上挂八十八只，外加门口十八只，整个王府，里里外外，总共挂了四千九百六十只红灯笼。

管家道：“再加四十只，凑个整数，听着吉利。”

眼看风更大了，初夏天气，说风就是雨，天边已经有云层堆积，天色也渐渐暗了下来。原本忙碌着的家人要在雨来之前挂好灯笼，收好家伙，动作更快了，抬东西的、跑着传信的、过来给管家看单子支东西的……王府上下，一拨拨人来人往，肩撞踵接，走廊地面上踏过无数双鞋——有青布的、有纺绸的、有土布的……中间一双桃红色的薄底软缎鞋，夹在青黑两色行色匆匆的步伐里，十分显眼。

鞋子的主人有一对水汪汪的桃花眼，穿桃色衫子葱绿裙，手上端着一盅汤。旁边有认得她的，都纷纷道：“心悦姑娘，给王爷送汤啊？”

王爷姬妾虽多，眼下却数心悦最得宠。因此哪怕人人都知道她不过是青楼出身，见了还是少不得要请安问好。心悦从鼻子里应出一声，继续端着汤，径直往王爷住的正屋去。

看着她的背影，原先问好的两个人笑了，笑容里颇有几分幸灾乐祸的意思，一个道：“呵，要送汤，是要赶紧送。明天王妃就要过门，到时候，就算汤里是龙肝凤脑，王爷只怕也不爱吃。”

“都说王妃美若天仙，可是真的？”

“可不是真的！若不是实在生得天仙下凡似的，王爷怎么会降尊纡贵，娶一个商贾之女呢？”

“听说王妃娘家富可敌国，也不是普通商家呢！”

……

声音被风隐隐约约地吹进耳朵里，心悦的脸色暗了下来，脚下的步子加快，来到正屋前。站在门前，先不进去，深深吸了口气，脸上换上一副娇媚笑容，才款款地踏进门槛。

进门迎面一幅气势磅礴的松风山河图，笔锋苍劲，陡峭的山壁仿佛要插破纸上的青天。旁边是一壁櫺子，放着几样古玩，转过櫺间，只见王爷坐在椅上，手上展开一幅画。

天色阴暗，那件缎袍上的锦地织绣隐隐闪着幽幽的光芒。大概刚从外面回来，丫环在旁边替他取下头冠，一头微卷的长发顿时散落下来，垂在肩上。

他伸手去取茶杯，握到的却是汤盅，抬起了头。

这真是一张俊美的脸，眉峰锐利，一双眼眸却如深潭，望不见根底，鼻梁挺秀，嘴唇轻薄。每次看到这张脸，心悦都忍不住心神一荡，把汤盅揭开，放到他面前。

他喝了一口，仍旧去看那幅画。

画是一名女子模样，疏淡温倦的神情，跃然纸上。

心悦吃了一惊——画像眉目宛然，纵然只是淡淡勾画，也已是倾国倾城。忍不住问道：“这便是王妃吗？”

王爷“嗯”了一声。

“恭喜王爷，王妃竟是如此国色。”心悦幽幽地叹了口气，道，“王爷娶了这天仙似的美人，就要把我丢到脑后了。”

她这话说得娇滴滴的，半带着幽怨，叫人怜爱，王爷闻言，搁下手中的画，淡淡问：“吃醋了？”

“我哪里配吃醋？”心悦黯然低下头，“清和大人的画艺天下无双，一定没有走一点影吧？王妃这样美，铁石人见了也要动心，家里又富可敌国，据说本人又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，我不过是因为她的好，想起了自己命薄……”说着眼圈儿就红了，“我自己也知道，王妃嫁进来的日子，就是我回万春楼的日子。”

王爷道：“你只管住在这里，住到你自己要走的时候为止，好不好？”

心悦心里一喜，脸上却丝毫不表露出来，只是偎进他的怀里，低声道：

“你又哄我！就算你肯，新王妃也未必肯。”

王爷没有再往下说，只是微微一笑，那微翘的嘴角，那深潭似的眼睛，让心悦觉得怎么也看不透。他不笑的时候，就像一口千年古潭，深不可测，笑了，却又只是似笑非笑，嘴角是微微勾起来的，眼睛里却一丝儿波澜也没有。他真的在笑吗？心悦自恃阅人无数，却从来摸不准他的心思。

好歹，总算从他这里得了句准话，她心里安宁不少，说了几句闲话，装作随意道：“听说新王妃是唐门家主的外甥女，可是真的？”

王爷“嗯”了一声。

“听说唐门的人，都是毒药暗器泡大的呀！”心悦乍惊乍怪，“这可真吓人！”

王爷并不答话。心悦又道：“听人说，唐门的人不仅用毒药，还有毒虫什么的，总之浑身都是毒，听着怪怕的。王爷千金之体，配得上你的，不是大臣们的名媛淑女，就是他国的公主郡主，怎么要娶个江湖女子呢？难道仅仅是因为她生得美？”

王爷仍旧淡淡地，连眼睛都微微地合上，仿佛快要睡着。

心悦知机地收了口——在风月场上历练出来的女人，倘若连这点意思都看不出来，也算白混了。



大婚的日子，很快便到了。王府上上下下张罗了这么多天，终于要迎来他们的女主人。

婚礼隆重得让京城百姓都开了眼界，男方且不说，天子人家，还有什么好说？要人有人，要物有物，要排场有排场。难为是那新王妃，因为是商贾之后，身份到底低了一层，叫不少人议论，也许就因为这一点，嫁妆更是奢华。

大婚当日，只见一座八宝瓔珞平金绣龙凤呈祥图案的轿子远远而来，据说轿子已经进了府门，抬嫁妆的队伍还有一半在京城门外——花家女儿的嫁妆，多得让京城百姓目不暇接。

轿子在大门前停下来。门楼巍峨，那富贵尊荣的气息，非一般庭院可比。鞭炮响过之后，众人簇拥着一个穿大红滚金吉服的男子上前来，那便是新郎

官。

有股说不出的气势随着他的步子逼近，丫头如环心里紧张起来，差点忘了行礼，还是喜娘暗自一瞪眼，才知道拜见新姑爷。

姑爷说了个“赏”字，便有两个小太监端着两个红漆盘出来，上面各放着红封儿——那是专门给陪房丫环的喜钱。



洞房里，红烛燃得正亮，新娘子安静地坐在床沿，如环见屋里都是自己人，放松了下来，笑道：“恭喜小姐！贺喜小姐！原来姑爷生得这样俊俏！我们原先说他是个王爷却至今未娶，还疑心他是个麻子残废什么的呢，没想到姑爷生得又好，神气又足，跟小姐真是天生一对！”

新娘子静悄悄没有答言，红烛上结了好大一朵烛花，爆了又爆。新郎官从喜宴上下来，已经到了戌末。门一开，便夹进来一股酒气。喜娘递上系了绸花的秤杆，他接过，缓缓挑下新娘的红盖头。盖头缓缓离开新娘，一寸寸露出乌云似的发……灿灿生光的凤头钗……吊在额前的珍珠抹帘……然后是脸，白，半透明的白。极上等的羊脂玉，就是这样似透非透的白，又似从没见过阳光的曼陀罗花，渗出月光的白。

只见她慢慢地抬起低垂的眉目，望向自己的夫君，那双眸里没有一丝儿娇羞，反而透出倦倦的神光。

喜娘进交杯酒，又进莲子百合甜汤。末了，喜娘带着丫头们离开，轻手轻脚地关上房门。

“王妃的闺名，唤作千夜是吗？花千夜，真是个好名字。”王爷在她身畔坐下，“一路辛苦了，夜深了，我们早点歇息吧？”

他谈吐有礼，语气平和。花千夜默然片刻，忽然站起身来，恭恭敬敬地向坐在床沿的王爷施了一礼，道：“千夜有些话，不得不说，还请王爷不要怪罪。”

席上喝的酒，劲道缓缓地涌上来，王爷半靠着云头床，看着红烛的光芒映在她脸上，似乎多增了一层红晕，越发动人，道：“你说。”又道，“我的名字叫凤延棠。你一口一口个王爷，倒生分了。”

花千夜眉目低垂：“我身体不好，不能侍候王爷安寝，更不能为王爷生儿

育女。请王爷见谅。请王爷往别处睡吧。”

凤延棠投在她身上的目光微微一怔，慢慢地站了起来，忽地一笑，问：“你可是另有心上人？”

这下换花千夜怔住，凤延棠接着道：“若不是，何必说这样的话？”一面说步子一面移近，花千夜忍不住往后退，背心抵住花梨木镶云石的圆桌，凤延棠的手已经伸了过来，将她围在自己与桌子中间，在她耳畔低声道，“再不然，就是欲擒故纵？”

温热的气息喷到她的耳根，她心里一阵发紧，“王爷……”

“嘘。”凤延棠伸出一个指头点在她的唇上，清俊的脸孔在她面前放大，“叫我延棠……”

这是花千夜听到的最后一句话，“棠”字还未落地，他的唇已经落了下来。唇是冷的，带着淡淡的酒气。

花千夜的身体深处传来“嗡”的一阵空响，像是有无数个回声。脑袋里、耳朵里，到处是这种嗡嗡的声响，这些响声占据了她的胸膛和咽喉，她无力地喘息。

真的是喘息。

如离水的鱼，拼命呼吸，却得不到可以继续生命的养分。

她的唇也渐渐冰凉。

这完全不是情欲的反应！

凤延棠抬起头来，才发现她的脸，已经变成一种失血的苍白，连同嘴唇，也变得青紫。

“不、不行……”她无力地重复着这一句，等他动作停止，才有力气继续开口，“如、如环……”

如环被喊来的时候脸色并不比主子好多少，手里紧紧握着一只玉瓶儿，倒出一粒药丸，送到花千夜嘴边，再喂下一口水。

刚从情欲边缘抽回脚的凤延棠，眼中掠过惊疑之色，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如环忙回道：“小姐身子不好，不能经受任何刺激……不过有央神医配的回春丸，吃下去就好了。”

花千夜吃了药，急促的呼吸渐渐安定了一些，唇上可怕的青紫色慢慢地褪去，闻言望向他，“你都看到了……我没有骗你……”

有一个瞬间，如环看见王爷的眼眸变成了一种诡异的浓碧色，然而那奇异

的颜色转瞬即逝，让她忍不住怀疑是自己眼花。只见王爷面色平静，半点也不起波澜，淡淡问道：“我怎么没有听说过？”花千夜那月光般疏淡的脸庞上，忽然有了一丝极淡极冷的笑意，“每个人都会有些不愿意告诉别人的事吧？就像王爷你，为什么明明位高权重，还要借唐门和花家的财与力呢？王爷要娶的，不过是花家的女儿、唐门的外孙，现在已经娶到。至于女人，王爷府里还少吗？”

小姐这样说话，把如环吓了一跳。好在凤延棠倒不生气，嘴角还慢慢涌上一丝笑意来，“敢情还是我的不是。也罢，王妃既然身子不适，就安心养着吧。”又向众丫环道，“好好侍候着。”

如环眼睁睁看着他出门，跌足道：“我的小姐！今天是洞房花烛夜啊，你怎么把新郎官都弄走了呢？！连新婚之夜都留不住自己的男人，这样的女人会让人瞧不起啊！还有那些话，唉，那是做妻子的可以说的吗？小姐平素是何等的聪明，告诉他身子不好有一千一万个法子啊，为什么把话说得这么硬？撕破了脸，小姐有什么好处？”

花千夜不说话，让如环帮着卸了钗环。如环又忙着找衣裳，问：“小姐看明天穿这件怎么样？”她手里拿着一件艳红的外裳，那是花千夜的孪生妹妹花千初亲手替她做的。

花千初人称“羽衣纤手”，一双巧手，天下无双。这件衣服上绣的百鸟朝凤图，真的绣了上百只鸟儿在上面，还夹着缤纷花朵，一抖开来，熠熠生辉，简直叫人不忍直视。花千夜只看了一眼，就笑了，“也太花了点。”

“可它富丽又喜庆，衬小姐今日的身份。我知道小姐只爱穿墨绿的，但那颜色太暗，新婚的大喜日子，穿着不合适。”如环说着，又忙着打开首饰匣子，配钗环。

花千夜看她忙得团团转，忍不住问：“你做什么？”

“还能做什么？明天好好打扮了，好好跟王爷赔个不是。小姐这样无礼，他也没说什么，到哪里找这样好心性的人？”

花千夜放下手中的书，看着忙活的如环，微微摇摇头，说道：“傻丫头，你真觉得他好吗？我倒觉得这个人城府深不可测呢。你放心，不用这么急着去巴结他。要女人到哪里不能要？犯不着为这点事弄僵了和我的关系。”

如环一怔，蓦然间想起了凤延棠眼中一闪即逝的诡异深碧色，心里一阵迷茫。花千夜看着她圆圆脸上尽是不解的神色，微笑再次浮上来，如画的眉目蒙

上了一层玉色，她道：“傻丫头，你什么也不用去打点，一切我自有打算。”

如环看着小姐这样笃定，心里不由得跟着踏实了点，叹道：“小姐知道自己打算，我就放心了！老实说，咱们的身份是低了一层。听说这府里姬妾无数，小姐不稀罕跟她们抢，却难保她们不跟小姐抢。家主和老太太都在千里之外，我们也没个可以互相照看的人，不巴结着王爷，巴结着谁呢？”

花千夜点点头，“你从小跟着我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。好了，夜深了，这一路上也都累了，快睡吧。”

丫环们便歇下了，如环一个人在跟前侍候。花千夜看到窗上莹白，原来是月光。那月儿将圆未圆，仅差一抹。花千夜披着衣裳，就在窗前坐下，悠悠道：“从唐门看这月亮，也是一样的吧？不知道外婆怎么样了……”



第二天一早起来便忙个不停，先是府里的姬妾们一拨拨来请安，接着是合家的奴才一个个给主母磕头。如环站在花千夜身后，磕完头便赏一个红包。

一直忙到巳时，有个小厮跑来说道：“王爷说，未时要进宫给圣上磕头呢。”

如环一听，激动起来，“要见皇上啊！我这就去给你找衣裳！”说着便要回屋。

花千夜道：“回来。觐见面圣，不是想穿什么就穿什么的，何况我还是新妇。”遂向那小厮道，“我不知道穿什么才好，你替我问问王爷吧。”

小厮去了，回来手上多了一套锦灿灿的衣裳。打开来一看，只见深红底底上滚着墨边，中间用金线绣着鸾鸟图案，针脚细密，绣工精制，衣料更是不同凡响。

如环一拈重量，讶然道：“这样重！竟然是用金线绣的呢！”

花千夜回屋换上时，才察觉出这件衣服的重量，头冠更是御珠环翠，两条长长的珍珠一直坠到腰间，脑后的嫣红刺金鸾带一直垂到裙摆。穿戴完毕，花千夜从椅子上站起来，只觉得整个身子已经不太听自己的话。

如环咬牙道：“这哪里是衣服？分明是刑具！小姐，王爷真是恼你了，弄一套这样的衣服给你穿！”

“看来他的确恼我。非要我问，才把衣服送来。”花千夜穿着这身衣冠走